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

七十九至  
八十四

詳校官中書

臣潘有為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sub>臣</sub>汪日贊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光熙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悅

賈龍

軒轅集

許建宗

向隱

權師

慈恩僧

王生

杜可筠

趙尊師

唐王蒙與趙憬布衣之舊知其吏才及趙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大喜給卹甚厚時憲府官頗闕德宗每難其授而趙授之一日偶詣慈恩占氣色僧占之曰觀君色殊無喜兆他年當得一邊上御史矣蒙大笑而歸翌日趙乘間奏御史府殊闕人就中監察尤為急要欲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料卿祇應取輕薄後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趙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大喜曰

如此即是朕意卿有人未遂舉二人既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趙不之對延齡愠詈而去云看此老兵所為得行否奏事畢因問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為宰相豈諳州縣官績效向二人又為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知之上無言他日延齡

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行蒙郤歸故林而趙  
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馬

出因  
話錄

朱悅

唐鄂州十將陳士明幼而俊健常鬪鷄為事多畜於家  
始鷄知其後之勇怯聞其鳴必辨其毛色時里有道者  
朱翁悅得縮地術居於鄂築室穿池環布果藥手種松  
桂皆成十圍而未嘗遊於城市與士明近隣為佑因與  
之遊而士明褻狎於翁多失敬翁曰爾孺子無賴以吾

為東家丘吾戲試爾可否士明之居相去三百步翁以酒飲之使其歸取鷄鬪自辰而還至酉不達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顧視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於我乎士明云適於中途已疲詎敢復爾因垂涕翁乃釋之後敬事翁之禮與童孫齒焉士明至元和中戍於巴丘遂別朱翁

出廣德神異記

### 王生

唐韓晉公滉鎮潤州以京師米貴進一百萬石且請救

陸路觀察節度使發遣時宰相以為鹽鐵使進奉不合更煩累沿路州縣帝又難違滉請遂下兩省議左補闕穆質曰鹽鐵使自有官使勾當進奉不合更煩累沿路州縣為節度使亂打殺二十萬人猶得何惜差一進奉官坐中人密聞滉遂令軍吏李栖華就諫院詰穆公滉云不曾相負何得如此即到京與公廷辯遂離鎮過汴州挾劉玄佐俱行勢傾中外穆懼不自得潛衣白衫詣興趙王生卜與之束素王謝曰勞致重幣為公夜著占



之穆乃留韓年命并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請卦  
王謂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間威勢盛於王者是  
誰其次一命與之相剋太甚頗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  
不見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縱相害事亦不成韓  
十一月入京穆曰韓爪距如此犯著即碎如何過得數  
月又質王生終云不畏韓至京威勢愈盛日以橘木棒  
殺人判按郎官每候見皆奔走公卿欲謁逡巡莫敢進  
穆愈懼乃歷謁韓諸子臯羣等求解皆莫敢為出言者

時澁命三省官集中書視事人皆謂與廷辯或勸穆稱疾穆懷懼不決及衆官畢至乃曰前日除張嚴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緣張嚴曾犯賊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論告公等知諸人皆賀穆非是廷辯無何穆有事見澁未及通聞閣中有大聲曰穆質爭敢如此贊者不覺走出以告質質懼明日度支員外齊抗五更走馬謂質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陽尉公好去無言握手留贈促騎而去質又令裴問王生生曰韓命祿已絕不過後日

明日且有國故可萬全無失矣至日晚內宣出王薨輟  
朝明日制書不下後日韓入班倒牀昇出遂卒時朝廷  
中有惡韓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敕下并以邵陽書與穆

出典  
聞集

賈籠

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  
姦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  
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

僕報云尊師來并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并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為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曾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即甚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後鮮

于弁詣質質怒前不為畢饌不與見弁復來質見之乃  
曰前者賈籠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謁之質遂與弁俱  
往籠謂質曰後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當得兵部員外  
郎知制誥德宗嘗賞質曰每愛卿對駁言事多有行者  
質已貯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誥仍私謂人曰人生自  
有分豈有不喫羊肉便得知制誥此誠道士妖言也遂依  
前食羊至四月給事趙憬忽召質云同尋一異人及到  
即前眇道士也趙致敬如弟子禮致謝而坐道士謂質

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誥何不相取信今否  
矣質曰莫更有災否曰有厄質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過於  
不全緣識聖上得免死矣質曰何計可免曰今無計矣  
質又問若遷貶幾時得歸曰少是十五年補闕卻迴貧  
道不見執手而別遂不復言無何宰相李泌奏穆質盧  
景亮於大會中皆自言頻有章奏諫白國有善即言自  
已出有惡事即言苦諫上不納此足以惑衆合以大不  
敬論請付京兆府決殺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

用如此又進決六十流崖州上御筆書令與一官遂遠  
貶後至十五年憲宗方徵入賈籠即賈直言之父也

出異

聞集

### 軒轅集

唐宣宗晚歲酷好長年術廣州監軍吳德鄴離京日病  
足頗甚及罷已三載矣而疾已平宣宗詰之且言羅浮  
山人軒轅集醫之遂驛詔赴京既至館山亭院後放歸  
拜朝散大夫廣州司馬堅不受臨別宣宗問理天下當

得幾年集曰五十年宣宗大悅及至晏駕春秋五十

出感

定錄

杜可筠

唐僖宗末廣陵貧人杜可筠年四十餘好飲不食多云  
絕粒每酒肆巡座求飲亦不見醉人有憐與之酒又終  
不多飲兩三杯即止有樂生旗亭在街西常許或陰雨  
往他所不及即約詣此率以為常一旦大雪詣樂求飲  
值典事者白樂云既已啗損即須據物賠前人樂不喜



其說杜問曰何故樂曰有人將衣服換酒收藏不謹致  
為鼠齧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弱年曾記得  
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今有驗否請以試之或有徵當  
可盡此室宇永無鼠矣樂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絕鼠  
跡杜屬秦彥畢師鐸重圍際容貌不改皆為絕糧故也  
後孫儒渡江乃寓毗陵犯夜禁為刃死傳其劒解矣

出桂

苑藁  
談

許建宗

唐濟陰郡東北六里右山龍興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水至深人不可食腥穢甚色如血鄭還古曰可以同詣之及窺其井曰某與回此水味何如還古及院僧曰幸甚遂命朱甌紙筆書符置井中更無他法遂宿此院二更後院風雨黯黑還古於牖中窺之電光間有一力夫自以鉤索於井中如有所釣凡電三發光洎四電光則失之矣及旦建宗封其井三日後甘美異於諸水至今不變還古意建宗得道者遂求之云某非道者偶得

符術求終不獲後去太山不知所在

出傳  
異記

### 向隱

唐天復中成汭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庫在坊郭稅舍止焉張之門人向隱比鄰隱攻厯算仍精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災色何也張曰人之年運不同豈有一時受災吾不信矣於時城中多犬吠隱謂克修曰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為丘墟子其誌之他日復謂克修曰此

地更變且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稀國親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子誌之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溫以為憑虛殊不介意復謂溫曰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也到老却作醫人後果密敕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驗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為郎人雷滿所據襄州舉君奪之以趙匡明為留後大梁代襄州匡明棄城自固為梁將賀瓌所據而威望不著

郎蠻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  
自潁州刺史為荆南兵馬留後下車日擁數騎至沙頭  
郎軍懾懼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復本姓果  
符國親之說克修失主流落渚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  
賣藥自給亦便行醫娶婦後唯生數女盡如向言唐明  
宗天成二年丁亥天軍圍江陵軍府懷憂溫克修上城  
白文獻王具道此文獻未之全信溫以前事累驗必不  
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獻

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遠果在茲乎

出北夢

瑣言

### 趙尊師

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  
又善役使山魃令挈書囊席帽故所居前後百里內絕  
有妖怪鬼物為人患者有民阮瓊女為精怪所惑每臨  
夜別梳妝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醫療  
即先知姓名瓊廼奔詣尊師救解趙曰不勞親去但將

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乃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冰墜地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逡巡而死符即不見女迺醒然自悟驚駭涕泣瓊遂碎鼉之首棄於壑間却詣尊師備陳其事趙慰勞之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無恙大符即却歸於桹上

出野人  
閑話

### 權師

唐長道縣山野間有巫曰權師善死卜至於邪魅鬼怪

隱伏逃亡地祕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預知之或人請命則焚香呼請神僵仆於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時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奏師之親曰郭九舅豪俠強梁積金甚廣妻卧病數年將不濟召令卜之閉目而言曰君堂屋後有伏屍其數九遂令斲之依其尺寸獲之不差其一旋遣去除之妻立愈贈錢百萬却而不受強之方受一二萬云神不令多取又一日卧於民家瞑目輪十指云莫天下死簿數其遐邇州縣死數甚多次及本州村鄉



亦十餘人合死者內有豪士張夫子名行儒與焉人有  
急告行儒者聞而懼遂命之至謂張曰可以奉為牒閭  
羅王免之於是閉目於紙上書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  
訖張以含胎馬奔奉之巫曰神只許其母子即奉還以  
俟異日所言本州十餘人算盡者應期而歿惟張行儒  
免之及祀誕駒遂還其主其牝呼為和尚云此馬曾為  
僧不了有是報自爾為人延算者不少為人掘取地下  
隱伏者亦多言人算盡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取

民家牛馬資財遍山盈室

出玉堂  
閒話

太平廣記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十

方士五

周隱克

張士政

陳休復

費雞師

岳麓僧

強紳

彭釘筋

崔无斲

蜀士

陳岷

鄭山古

馬處謙

趙聖人

黃萬戶

何奎

孫雄

李漢雄

周隱克

唐道士周隱克有術數將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閔修弟子禮手狀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鎮淮南染疾曰尊師去年云我有疾須卧六日段公與賓客博戲飲茶周生連喫數椀段起旋溺不已良久驚語尊師曰乞且放虛憊交下不自持笑曰與相公為戲也蓋飲茶

慵起遣段公代之

史出逸

張士政

唐王潛在荊州百姓張士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一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於張張曰前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燈蛾飛去又畫一婦女於壁酌滿杯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其術終不

傳人

史出逸

陳休復

唐李當鎮興元褒城縣處士陳休復號陳七子狎於博  
徒行止非常李以其妖誕械之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復  
無何殞於狴牢遽都腐敗所司收而瘞之爾後宛在褒  
城李驚異不敢復問一旦愛女暴亡妻追悼成疾無能  
療者幕客白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  
乎李然之因敬而延召陳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裳設

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下簾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怙臆失聲而哭亡魂倏然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李由是敬之

出北夢瑣言

### 費雞師

唐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段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為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嘘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大

厄因九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  
矣又謂奴滄海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外  
大言曰過過墨跡遂透著背焉

出酉陽  
雜俎

### 岳麓僧

唐廣南節度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  
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壽縣主簿歐陽衍愍其衰老常延  
待之三伏間患腹疾卧於歐陽舍踰月不食慮其旦夕  
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曰病即



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官爾後疾  
愈孫光憲時為郡倅鍾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  
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岳麓寺設  
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  
藻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  
事以俟終焉遂各與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  
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效  
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

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洗沐却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焉

出北夢瑣言

強紳

唐鳳州東谷有山人強紳妙於三戒尤精雲氣屬王氏初併秦鳳張黃於通衢強公指而謂孫光憲曰更十年天子數員又曰并汾而來悠悠梁蜀後何為哉於時蜀

兵初攻岐山謂其旦夕屠之強曰秦王久思妄動非四海之主雖然死於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終不能剋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爾後大鹵與王鳳翔不羈秦王令終王氏絕祚果叶強生言有鹿盧躋術自云老夫耄矣無人可傳其書藏在深隱處古杉樹中因與孫光憲偕詣開樹皮發蠟緘取出一通絹書選吉辰以授為強嫗止之謂孫少年矣慮致發狂俾服膺三年方議可否

出北  
夢瑣

彭釘筋

唐彭濮間有相者彭剋明號彭釘筋言事多驗人以其必中是有釘筋之名九隴村民唐氏子家富穀食彭謂曰唐郎即世不挂一縷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隴衣食且豐可能裸露而終哉後一日江水泛漲潭上有一兔在水中中央唐謂必致之乃脫衣泅水無何為汎波漂沒而卒所謂一縷不挂也其他皆此類繁而不載

出北夢瑣言

崔无數

偽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晟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麤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為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晟獨懼其禍先是李晟有書召玉局仙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无斡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楊德輝問曰將欲北行如何令崔書地作字乃書北千兩割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覺楊坐不果去而晟齋日就擒道士多懼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出北夢  
瑣言

蜀士

偽王蜀有王氏子承協幼承廕有文武才性聰明通于音律門下常養一術士潛授戰陣之法人莫知之術士縑縷弊衣亦不受承協之資鏹承協後因蜀主講武於星宿山下忽於主前呈一鐵鎗重三十餘斤請試之由是介馬盤鎗星飛電轉萬人觀之咸服其神異及入城又請盤城門下鐵關五十餘斤兩人舁致馬上當街馳之亦如電閃大賞之擢為龍捷指揮使其諸家兵法三

令五申懸之口吻以其年幼終不付大兵柄奇異之術

信而有之

出王氏  
見聞

### 陳岷

後唐莊宗世子魏王繼岌伐蜀迴軍在道而有鄴都之  
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所在催魏王歸  
闕張漢賓乘驛倍道急行至興元西縣逢魏王宣傳詔  
旨王以本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  
以陳凱歌漢賓督之有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賓熟密

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當面奉宣詔  
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諮  
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即位矣復何形迹張乃說  
來時聞李嗣源過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  
觀其勢未可前邁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  
魏王至渭南遇害

出王氏  
見聞

鄭山古

偽蜀王先主時有軍校黃承真就糧于廣漢綿竹縣遇



一叟曰鄭山古謂黃曰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剝金之號曰金煬鬼此年蜀宮大火至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祕術詣朝堂陳之儻行吾教以禳鎮庶幾減於殺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試於我而取之然三陳此術如不允行則止亦不免蓋洩於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黃亦好奇乃曰苟稟至言死生以之乃齋祕文詣蜀三上不達乃嘔血而死其大火與乙酉亡國殺戮之事果驗孫光憲與承真相識竊得窺其祕緯題云黃帝

陰符與今陰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黃云受於鄭叟一畫  
一點皆以五行屬配通暢疊疊實奇書也然漢代數言  
生於綿竹妙於識記之學所云鄭叟豈黃扶之流乎

北出

夢瑣  
言

馬處謙

偽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與孫光憲偕詣術  
士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十已後方可圖之未晚苟  
或先得於壽不永于時州府交辟以多故參差不成其

事後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  
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覺後詰於廣成先生杜光庭  
次忽報敕下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曰昨宵之夢豈  
小川之謂乎自是解維覆舟於捷為郡青衣灘而死即  
處謙之生知葉逢之凶夢何其效哉光憲自蜀泝流一  
夕夢葉生云子於青衣亦不得免覺而異之泊發嘉州  
取陽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險無何篙折為汎流吸  
入青衣幸而獲濟豈鬼神尚能相戲哉

出北夢  
瑣言

趙聖人

偽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謂之  
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為性凶悍至後  
主時為一二貴人擠抑久沈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於  
朝門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  
殺氣懷兵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為三任郡守一任  
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  
探一匕首擲於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殺此予便自

引決不期逢君為開釋請從此而止勤勤拜謝而退王  
尋為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見王話

其事

出玉堂  
閒話

### 黃萬戶

偽王蜀時巫山高唐觀道士黃萬戶本巴東萬戶村民  
學白虎七變術又云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常持一鐵  
鞭療疾不以財物介懷然好與鄉人爭訟州縣不之重  
也戎州刺史文思輅亦有戲術曾剪紙魚投於盆內而

活萬戶投符化獼而食之其鐵鞭為文思輅收之歸至涪州亡其鞭而却歸黃矣有楊希古欲傳其術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喪穢不果傳俄得家訃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宮列示諸子俾認儲后萬戶乃指後主其術他皆倣此唯一女為巫山民妻有男傳授祕訣將卒家人勿殮經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殞也青城縣舊有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萬戶將卒謂家人曰青城馬和尚來我遂長逝也是年馬師亦遷化

出北夢  
瑣言

何奎

偽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  
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驚銀肆有患白癩者  
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為嫁聘  
少鐸釧釵篋之屬爾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癩者欣  
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  
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  
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

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竟受其鏐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踰分識者知後主政悉此類也

出北夢瑣言

### 孫雄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偽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



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咸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罹偽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

出北夢瑣言

### 李漢雄

李漢雄者嘗為欽州刺史罷郡居池州善風角推步之奇術自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歲遊浙西始入府而歎

曰府中氣候甚惡當有兵亂期不遠矣吾必速迴既見  
府公厚待之留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顧而  
歎曰禍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辭坐客位中良  
久曰禍即今至速出猶或可遂出至府門遇軍將周交  
作亂遂遇殺害於門下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十一

異人一

韓稚

幸靈

趙逸

梁四公

韓稚

漢惠帝時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  
有道士韓稚者終之裔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君之

使聞聖德洽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東極扶桑之外  
有泥離國亦來朝於漢其人長四尺兩角如璽牙出於  
脣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  
云方士韓稚解絕國言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  
云五運相因遞生遞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問  
女媧已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  
威悅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  
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犧軒以往脣脣焉以相誅滅浮靡

囂薄淫於禮亂於樂世俗澆偽淳風墜矣稚具以聞帝  
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道矣稚亦以  
斯而退莫知所之

出王子年  
拾遺記

### 韋靈

晉韋靈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與人羣居被人侵  
辱而無愠色邑里皆號為癡父兄亦以為癡常使守稻  
有牛食稻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整理其殘亂者父見  
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得其意牛方食禾

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  
此稻又得終其性矣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  
作官船令人作楫一雙靈作訖而未輸俄而被人竊竊  
者心痛欲死靈曰爾無竊吾楫子乎竊者不應須臾痛  
甚靈曰爾不以情告我者死竊者急乃首應靈於是以  
水飲之病乃愈船成以數十人引一艘不動靈助之船  
乃行從此人皆畏之或稱其神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  
息纔屬靈以水喫之應時大愈又呂猗母黃氏痿痺一

十餘年靈去黃氏數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頃謂猗曰扶夫人起猗曰得疾累年不可卒起靈曰試扶起於是兩人扶以立又令去扶人即能自行乃留水一器令飲之高惺家內有鬼怪言語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厭之而不能絕靈至門見符甚多曰以邪救邪豈得已乎竝使焚之其鬼怪遂絕從爾已後百姓奔赴如雲靈救愈者多不敢報謝立性至柔見人即先拜輒自稱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

之出豫  
章記

趙逸

後魏崇義里有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路時有隱士趙逸者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是晉朝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問其由答曰龍驤將軍王濬平吳後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為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萬并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



已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  
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為聖人子休  
遂捨宅為靈應寺所得之塋造三層浮屠好事者問晉  
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朝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  
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  
有六君吾皆遊其都鄙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  
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  
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為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

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  
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為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  
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  
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為君共  
堯舜連衡為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  
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齊妄  
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  
李登問曰太尉府前塼浮圖形製甚古未知何年所造

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  
而異之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  
然長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  
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說舊跡三年已後  
遁去莫知所在

出洛陽  
伽藍記

### 梁四公

梁天監中有蜀闖

上音攜  
下琛去

騫杰

上萬  
下桀

麴端

上蜀  
下端

仇腎

上  
掌

下觀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

百寮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

之遇蹇

艮下坎上

之噬嗑

震下離上

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

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決寘諸青蒲申命闕公揲

蓍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辯物何取異之請從

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闕公奏請沈約舉帝卦上

一蓍以授臣既撰占成置于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

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為盜其鼠也居蹇

之時動而見噬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

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  
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  
或辯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或演於爻或依鳥獸龜  
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皆無中者末啓闕公占曰  
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  
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  
與艮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盜是必生鼠也金  
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是况陰

類乎離之繇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斂必死既見生  
鼠百寮失色而尤闕公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  
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  
因令剖之果姪三子是日帝移四公於五明殿西閣示  
更親近其實囚之唯朔望伏臘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  
然有軍國疑議莫不參預焉大同中盤盤國丹丹國扶  
昌國高昌國遣使獻方物帝令有司設充庭法駕雅樂  
九閤百寮具朝服如元正之儀帝問四公異國來庭爵

命高下欲以上公秩加之黼公曰成王太平周公輔政  
越裳氏重譯來貢不聞爵命及之春秋邾楚之君爵不  
加子設使其君躬聘依禮經位止子男若加以上公恐  
非稽古帝固謂黼公更詳定之俄屬暴風如旋輪曳帝  
裙帶帝又問其事公曰明日亦未果請他日議之帝不  
懌學士羣誹之向夕帝女墜閣而死禮竟不行後詰之  
對曰旋風襲衣愛子暴殞更何疑焉

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大如斗狀白似玉乾蒲桃刺

蜜凍酒白麥麴王公士庶皆不之識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數年方達文字言語與梁國畧同經三日朝廷無祇對者帝命杰公迓之謂其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洿林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以高寧酒和之刺蜜是鹽城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麥麴是宕昌者非昌壘真物使者具陳實情麴為經年色敗至宕昌貿易填之其年風災蒲桃刺蜜不熟故駁雜鹽及凍酒



奉王急命故非時爾因又問紫鹽礬珀云自中路遭北涼所奪不敢言之帝問杰公羣物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麤北燒羊山鹽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徹如冰以羶橐煮之可驗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成者終年不壞今臭其氣酸洿林酒滑而色淺故云然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鹽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昌壘白麥麪烹之將熟潔白如新今麪如泥且爛由是知蜜麥之偽耳

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  
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礬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  
輪末而服之攻婦人小腸癥瘕諸疾彼國珍異必當致  
貢是以知之

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東至扶桑扶桑之蠶長七  
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黃絲布於條  
枝而不為蠶脆如縊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  
絲為係足勝一鈞蠶卵大如鷺雀卵產於扶桑下齋卵

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其王宮內有水精城可  
方一里天未曉而明如畫城忽不見其月便蝕西至西  
海海中有島方二百里島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  
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器所謂拂林國也島西北有坑  
盤坳深千餘尺以肉投之鳥銜寶出大者重五斤彼云  
是色界天王之寶藏四海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  
為夫男則為蛇不噬人而穴處女為臣妾官長而居宮  
室俗無書契而信呪咀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

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其土人食蜺蜚  
蚺蛇以辟熱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為布炎丘有火  
鼠其毛可以為褐皆焚之不灼汙以火浣北至黑谷之  
北有山極峻造天四時冰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北向  
更明夜直上觀北極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飲之醉人  
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  
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鴨生駿馬大鳥生人男死  
女活鳥自銜其女飛行哺之銜不勝則負之女能跬步

則為酋豪所養女皆殊麗美而少壽為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馬毛潔白長尺餘有貂大如狼毛純黑亦長尺餘服之禦寒朝廷聞其言拊掌笑謔以為誑妄曰鄒衍九州王嘉拾遺之談耳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豳崖之西狗國之南羌夷之別種一女為君無夫蛇之理與公說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方夷之北有女國天女下降為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

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為人君以貴男為夫置男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為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為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六矣昔狗國之南有女國當漢章帝時其國王死妻代知國近百年時稱女國後子孫還為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國博知

者已知之矣故畧而不論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鑪絲有餘力又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物產城邑山川并訪往昔存亡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首具言情實間歲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命杰公以他事召至於市所杰公遙識曰

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何別也以陽燄火山陰柘木藝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明年冬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璃鏡面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文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天澍大雨衆寶如山納之山藏取之難得以大獸肉投之藏



中肉爛黏寶一鳥銜出即此寶焉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以示杰公公曰上界之寶信矣昔波羅尼斯國王有大福得獲二寶鏡鏡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孫福盡天火燒宮大鏡光明能禦災火不至焚藝小鏡光微為火所害雖光彩昧暗尚能辟諸毒物方圓百步蓋此鏡也時王賣得金二千餘斤遂入商人之手後王福薄失其大寶收奪此鏡却入王宮此王十世孫失道國人將謀害之此鏡又出當是大臣所得其應

入於商賈其價千金傾竭府庫不足也因命杰公與之  
論鏡由是信伏更問此是瑞寶王令貨賣即應大秦波  
羅奈國失羅國諸大國王大臣所取汝輩胡客何由得  
之必是盜竊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對俄而其國遣使追  
訪至梁云其鏡為盜所竊果如其言後有魏使頻至亦  
言黑貂白兔鴨馬女國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  
周遊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虛說皆為美談故其多聞強  
識博物辯惑雖仲尼之詳大骨子產之說臺駘亦不是

過矣後魏天平之歲當大同之際彼此俗阜時康賢才  
鼎盛其朝廷專對稱人物士流及應對禮賓則腎公獨  
預之為問答皆得先鳴所以出使外郊宴會賓客使彼  
落其術內動挫詞鋒機不虛發舉無遺策腎公之力也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東武  
城人博學贍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  
文律厯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  
對百寮與之談論多屈於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物

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疎淺不足上軫沖襟命臣腎  
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  
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  
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廻諍論借機破義敏摠南北二  
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  
敏兼三教而擅之頗有德色腎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  
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  
腎公貌寢形陋而聲氣清暢敏既頻勝羣僧而乃傲形

於物其日帝於淨居殿命腎公與敏談論至若三光四  
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  
道六性五蘊陰陽歷數韜畧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  
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  
為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盈量忘歸然敏詞氣似沮  
於腎不自得因而成病輿疾北歸未達中路而卒

出梁  
四公

記

太平廣記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十二

異人二

陸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呂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鄭相如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沙門同自號居

士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測也侯景始降於梁法和  
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應共檀越擊侯景為國立効元  
英問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  
清溪山元英往問之曰侯景今圖城其事云何法和曰  
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因問  
尅不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衆號五萬伐湘東  
王於江陵兵將逼法和乃出詣湘東云自有兵書乞征  
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



祐領千餘人與之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遠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即反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

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刹柱頭纔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微得檀越力果釋用為郡守又西園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任約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無可慮蜀賊將至法和乃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先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鑠蕭紀果遣蜀將

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殲之  
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近江湖  
必於岸側結草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得時將兵猶禁  
諸軍漁捕有竊為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有弟子戲  
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  
子乃見蛇頭齧袴襠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  
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  
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不信數日果死其言多

驗元帝以法和為郢州刺史法和不稱臣其啓文印名  
上自稱居士後乃自稱司徒帝謂僕射王褒曰我來未  
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  
命容是先知帝曰法和功業稍重遂就拜為司徒後大  
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帝使止之法和乃盡致其  
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  
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  
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餽薄餅及西魏舉兵法和

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受弔梁人西入魏果見餽餅焉

出渚宮舊事

### 王梵志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德祖收養之至七

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俱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義旨

出史遺

###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沈痼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

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祝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傳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出大唐奇事

# 李子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風儀爽秀才調高雅性開  
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舊俗孟春望夕尚  
列影燈其時士女緣江駢闐縱觀子牟客遊荆門適逢  
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寂爾無譁於  
是同遊贊成其事子牟即登樓臨軒迥奏清聲一發百  
戲皆停行人駐愁坐者起聽曲罷良久衆聲復喧而子  
牟恃能意氣自若忽有白叟自樓下小舟行吟而至狀  
貌古峭辭韻清越子牟泊坐客爭前致敬叟謂子牟曰



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者樂器常常耳子  
牟則曰僕之此笛乃先帝所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  
音樂之中此為至寶平生視僅過萬數方僕所有皆莫  
能知而叟以為常常豈有說乎叟曰吾少而習焉老猶  
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孫以為不然當為一試子  
牟以授之而叟引氣發聲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莫測  
其人子牟因叩顙求哀希逢珍異叟對曰吾之所貯君  
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齎至子牟就視乃白玉耳叟付

子牟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纖響無聞子牟彌不自寧虔  
恭備極叟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恐子志  
尚試為一奏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  
曲未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叟之所

在矣

出集  
異記

呂翁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  
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

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  
敝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  
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  
此苟生耳何適之為翁曰此而不適而何為適生曰當  
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  
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于學而游于藝自惟當  
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  
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梁為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

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瓷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為制誥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為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

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敘投河隍戰恐帝  
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  
戎虜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  
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勲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  
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為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  
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  
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為賢相同

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語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殺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冤復起為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倜儻位倚傳為考功員外儉為侍御史位為太常丞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為右

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  
登台鉉出入中外廻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  
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  
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  
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  
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為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  
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  
厯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戰兢日極

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厯三公鐘漏並歇  
筋骸俱敝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  
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  
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  
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  
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為余自  
愛讌冀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  
於邸中顧吕翁在傍主人蒸黄梁尚未熟觸類如故蹶



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  
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  
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出異

聞集

### 管子文

李林甫為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閹吏謂曰朝廷新  
命相國大寮尚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邪布衣執  
刺待於路傍高聲自稱曰業八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

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僕實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圖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曰僕偶備位於輔弼實非才器已恐不勝大任福過禍隨也君幸辱玉趾敢受教於君君其無惜藥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談者蓋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少覽容易之言為不容易之聽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岳也況聖哲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即欲

奉而行之臨一事即恣心徇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  
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  
僕當書紳而永為箴誡生曰君聞美言必喜聞惡言必  
怒僕以美言譽君則無裨君之事以惡言諷君必犯君  
之顏色既犯君之顏色君復怒我即不得盡伸惡言矣  
美言徇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復  
加怒林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為相相天子也相天  
子安宗社保國也宗社安萬國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

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為相之道不必獨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用仁人撫疲瘵用義士和鬪戰自修節儉以諷上以化下自守忠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雖才如伊呂亦不治噫相國慎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之生又曰公知斯運之通塞邪林甫曰君當盡教我我當終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

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  
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縻以一爵祿令左右潛  
守之堅求退曰我本祗欲達一言於公今得竭愚悃而  
又辱見納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  
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  
石洞遽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林甫林  
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為一五色  
禽飛去不知所之

出大唐  
奇事

袁嘉祚

唐寧王傅袁嘉祚為人正直不阿能行大節犯顏悟主  
雖死不避後為鹽州刺史以清白尤異昇聞時岑義蕭  
至忠為相授嘉祚開州刺史嘉祚恨之頻言其屈二相  
大怒詭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悵飲馬于義井  
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濺水數驚嘉祚馬嘉祚忿  
之罵曰臭卒伍何事驚馬其人顧嘉祚曰眼看使於螻  
蟻國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異之明

復至朝果為二相所召迎謂曰知公跡素高要公銜朝命充使今以公為衛尉少卿往蠕蠕國報聘可乎嘉辭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義井復遇昨驚馬人謂嘉祚曰聞宰相欲令使遠國信乎嘉祚下馬拜之異人曰公無憂也且止不行其二相頭已懸槍刃矣馬能怒公言畢不知所之間一日二相皆誅果如異人言矣其蠕蠕國在大秦國西數千里自古未嘗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

鄭相如

鄭虔工詩嗜酒性甚間放玄宗愛其曠達欲致之郎署  
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廣文館命虔為博士名籍甚著  
門庭車馬無非才俊有鄭相如者滄州人應進士舉入  
京聞虔重名以宗姓因謁虔因之敘叔姪見其潦倒未  
甚敬之後數日謁虔獨與坐問其藝業相如笑謂虔曰  
叔未知相如應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見問敢不盡  
其詞相如若在孔門當處四科猶居游夏之右若叔在



孔門不得列為四科今生不遇時而應此常調但銷聲  
晦跡而已處聞之甚驚請窮其說相如曰孔子稱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國家至開  
元三十年當改年號後十五年當有難天下至此兵革  
興焉賊臣篡位當此時叔應授偽官列在朝省仍為其  
累願守臣節可以免焉此後蒼生塗炭未已相如今年  
進士及第五選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於衢州官  
祿如此不可強致也其年果進士及第辭虔歸鄉及期

而選見虔京師為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於是  
辭虔赴任初一考問衢州考吏曰鄭相如如何曰甚善問  
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問之曰無恙三考又問之考吏  
曰相如校考後暴疾不起虔甚驚歎方思其言及天寶  
十五年祿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諸官吏赴洛陽虔時為  
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尅復貶衢州司戶至任而暴  
死一如相如之言也

太平廣記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十三

異人三

續生

張佐

陸鴻漸

賈耽

治針道士

貞元末布衣

柳城

蘇州義師

吳堪

續生

濮陽郡有續生者莫知其來身長七八尺肥黑剪髮留

二三寸不着禪袴破衫齊膝而已人遺財帛轉施貧窮  
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不信自  
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往諸處看驗奴子來報場  
場悉有以此異之天旱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  
人謂之猪龍市內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羣猪止息其  
間續生向夕來卧冬月飛霜着體睡覺則汗氣衝發無  
何夜中有人見北市竈火洞赤徑往視之有一蟒蛇身  
在竈裏首出在竈外大於猪頭並有兩耳伺之平曉乃

是續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張佐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為叔父言少年南次鄴杜郊行  
見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  
非凡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  
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  
椎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  
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

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趁之俱至逆旅叟  
枕鹿囊寢未熟佐乃疲貫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  
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  
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  
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  
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  
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為歡十八從燕  
公于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將軍旋夢青衣二人

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千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廻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許之因却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朮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遶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積然思

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堯玄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堯玄國來二童子曰堯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若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為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盡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



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覩之乃別有天地花  
卉繁茂甍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  
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顧  
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胄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既  
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墻垣階陛  
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中間獨坐真伯身衣雲霞日  
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  
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

冠長裾緣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  
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于此實由冥合況爾清乃躬  
誠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為主錄大夫君胄  
拜舞出門即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  
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  
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  
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  
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沖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

未去卿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鄰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於君家即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授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計其所見異事甚多並記

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請  
叟自宣畧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其夕佐畧寢及  
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叟曰為我致意  
於張君佐遽尋之已復不見

出立  
怪錄

### 陸鴻漸

竟陵僧有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蹇  
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字鴻漸名  
羽羽有文學多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著輩

縣陶者多為甃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

苧公貞元末卒

出國史補

### 賈耽

賈耽相公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劔南來診候

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御史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為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

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帥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虱癥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

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

所謂異人者信矣

出會昌  
解頤錄

### 治針道士

德宗時有朝士墜馬傷足國醫為針腿去針有氣如烟出夕漸困憊將至不救國醫惶懼有道士詣門云某合治得視針處責國醫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



人血脈相通如江河針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誤中孔穴乃令舁牀就前於左腿氣滿處下針曰此針下彼針跳出當至於簷板言訖遂針入寸餘舊穴之針拂然躍至簷板氣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當時平愈朝士與國醫拜謝以金帛贈遺道士不受啜茶一甌而去竟不知所之矣

出逸史

### 貞元末布衣

貞元末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夜

多酣醉而歸旅舍人或以為狂寄寓半載時當素秋風  
肅氣爽萬木凋落長空寥廓塞鴈連聲布衣忽慨然而  
四望淚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  
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煦春風和花卉芳菲鸞  
歌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嘗不傷而悲之  
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  
秋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天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  
時節天地肅榮秀叢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

儀貌皆儼然一旦形羸又髮白舊遊空使淚漣漣老叟  
聞吟是詩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  
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醉長安酒榮華零悴總奚為  
老叟乃歡笑與布衣攜手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  
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

出瀟湘錄

### 柳城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  
有畫人寧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

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為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歎曰我當出入畫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為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脣若方

嘯寧采觀之不復認再意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冉家時目擊其事

出酉陽雜俎

### 蘇州義師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燒幡木像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具湯而食垢面

不洗洗之輒雨其中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

變支不摧

出酉陽雜俎

吳堪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為縣吏性恭順其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曾穢污每縣歸則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

十餘日然堪謂鄰母哀其寡獨故為之執爨乃卑謝鄰  
母母曰何必辭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  
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顏  
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為乃  
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  
乎母曰可明旦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  
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  
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媿幸君垂悉無致疑

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  
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為吏恭謹不犯笞責  
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  
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  
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吾今夕殞矣  
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聞  
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令令  
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曰我



要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  
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為取之良久  
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  
曰能食火其糞火也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  
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  
遂索炭燒之遣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  
物奚為令除火婦糞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  
火颺暴起焚藝牆宇烟焰四合彌亘城門宰身及一家

皆為煨燼乃失吳堪及妻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

是也

出原  
化記

太平廣記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十四

異人四

苗晉卿

義寧坊狂人

張儼

奚樂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岳道人

李業

石旻

管涔山隱者

宋師儒

會昌狂士

唐慶

盧鈞

苗晉卿

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衛  
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  
父坐其傍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邪  
寧要知前事邪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  
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  
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  
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

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為怪誕  
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出幽閒  
鼓吹

### 義寧坊狂人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為五娘常止宿  
於永穆墻下時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金陵有狂者衆  
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嘗沾  
汗洎寒袒露體無跣圻中使將返信夫忽扣馬曰我有  
妹五娘在城今有少信必為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

然許之乃探懷中一襖納中使靴中仍曰謂語五娘無  
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攔馬笑曰我兄有  
信大夫可見還中使遽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襖有衣三  
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墻下一夕而死其坊率  
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

出酉陽  
雜俎

張儼

元和末鹽城腳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

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  
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踵坑口針其兩  
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胛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  
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  
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行八百張懼辭  
之其人亦不彊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

刻不見

出酉陽  
雜俎

### 奚樂山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  
集車輪轆輻轂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  
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  
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  
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  
六百片甘任意施為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主人  
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所請皆依樂山乃  
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啓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



十緡而去也主人洎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為精妙錙銖  
無失衆共驚駭即付其錢樂山謝辭而去主人密候所  
之其時嚴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貴樂山遂以所得遍散  
與寒乞貧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頃而盡遂南出都城不  
復得而見矣

出集  
異記

### 王居士

有常樂王居士者耄年鶴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施  
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中一日遊終南山之靈應

臺臺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欂櫨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日齋鋸而至入京乃託於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則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五遘病甚危衆醫拱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於牋期之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慮某先馳此鋸付所主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於

小壺中齋緡而往涉旬無耗女則物化其家始營哀具居士杖策而迴乃詬罵因拘將送于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殭絕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湧烟於其間人不可邇中平一榻藉屍其上褫藥數粒雜置於頂鼻中又以銅器貯溫水置於心上則瑾戶屏衆伺之及曉烟盡薰黔其室居士染指於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數粒滴於脣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無憂矣則以纖纊蒙其鼻復以溫水置於心及

夜又執燭以俟銅壺下漏數刻鼻續微噓又數刻心水微澁則以前藥復滴於鼻須臾忽嚏黎明胎息續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或許再來竟不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所從女適人育數子而卒

出闕史

### 俞叟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飢寒遠謁潛潛不為禮月餘在逆旅未果還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

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王公中表  
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亦命之所致  
耶叟曰我亦困者無以賙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  
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摧簷破牖致席於地坐語  
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山偶  
晦於此適聞王公忘舊甚訝之因覆一缶於地俄頃乃  
舉以視之有一些紫衣人長五寸許叟指之謂呂曰此王  
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

旨甘無朝夕之給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其館穀當  
金帛為贈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  
之狀遂不復見及旦叟促呂歸其逆旅潛召呂館之宴  
語累日將戒途助以僕馬橐裝甚厚

出補錄  
記傳

衡嶽道人

衡嶽西原近朱陵洞其山嶮絕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  
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糧持  
錫夜入山林越屍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

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趺拆憩於巖下長吁曰飢渴  
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  
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歛起指石地曰此  
有米及鏹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斗餘即置於  
釜承瀑水敲火煮飯觀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  
笑曰君食止此可謂薄食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  
為客設戲乃處木裊枝投蓋危石猿懸鳥跂真捷閃目  
有頃又旋繞繩牀蓬轉甚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

僧尋路歸寺數月不復飢渴

出酉陽雜俎

李業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雷雨投村舍避之鄰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拴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止宿既曉懇留



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  
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  
翁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  
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  
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  
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  
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揚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  
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領邠州節度

業以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出錄

異記

石旻

會昌中有石旻者蘊至術嘗遊宛陵宿雷氏林亭時雷之家僮網獲一巨魚以雷宴客醉臥未及啓之值天方蒸暑及明日其魚已敗將棄去旻曰吾有藥可令活何棄之有雷則請焉旻遂以藥一粒投魚口中俄而鱗尾皆動鮮潤如故雷大奇之因拜請延年之餌旻曰吾之

藥至清至潔爾曹嗜欲無節臟腑之內諸穢委集若遽食之若水火相攻安能全其人乎但神仙可學人自多累如籠禽檻猿徒有騫翔騰躍之志安可致焉

出補錄  
記傳

### 管涔山隱者

李德裕嘗云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遯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德裕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德裕聞之愕眙灑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德裕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

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德裕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纂緒召公禁苑及中丞有閨中隱者叩門請見德裕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經歲入覲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德裕曰公當受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

由西蜀而入代德裕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調南服未  
嘗有前知之士為德裕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  
祕莫得預聞乎

出窮  
愁志

### 宋師儒

宋師儒者累為鹽鐵小職預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  
璠甚重之時淮南有僧常監者言事亦有中常監在從  
事院話道師儒續入常監甚輕之微不為禮師儒不樂  
曰和尚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

嚇某還自辨東西師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駿馬子常監勃然而去後數月從事鄭侍御新買一駿馬甚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此非宋師儒之言駿馬子且要騎來未行數里下橋會有負巨竹束者擲之於地正當馬前驚走入隘巷中常監身曳於地足懸於鐙行數里人方救得腦破血流被體食頃不知人事牀舁歸寺太尉及從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須慎空隙之所常監飲藥酒服

地黃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廁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  
陷於廁中叫呼良久弟子方來自頸已下悉被沾汙時  
正寒淋洗凍凜又少頃不知人事王太尉與從事疾召  
宋君大是奇事今復得免否曰須得鄰近有僧暴卒者  
方可王公專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斃王公曰  
此免矣曰須得強壯無疾者此不得免數日有少僧剃  
頭傷刀中風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則無事也王公益待  
以厚禮常監因與宋君親善

出逸史

會昌狂士

會昌開成中含元殿換一柱勅右軍采造選其材合尺  
度者軍司下盤屋山場彌年未構懸重賞有工人貪賞  
窮幽捫險人跡不到猛獸成羣遇一巨材徑將袤丈其  
長百餘尺正中其選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澗流方及  
谷口千百夫運曳始及砥平之處兩軍相賀奏聞矣淨  
材以俟有司選日之際欵有一狂士狀若術人遶材太  
息惋咨唧唧聲甚厲守衛者叱責欲縻之其人畧無所



懼俄頃主者執之聞於君主中外異之聽其所說須當  
中鋸解至二尺見驗矣解一尺八寸但訝霏色紅殷至  
二寸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曳渭流聽下其人云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當出樹杪而去  
未間長養於中若為殿柱十年後必載此殿而之他國  
吁可畏也言訖失人所在

出芝田錄

### 唐慶

壽州唐慶中丞棲泊京都偶雇得月作人頗極專謹常

不言錢冬首暴處雪中親從外至見臥雪中呼起雪厚  
數寸都無寒色與唐君話深異之唐後為推鹽使過河  
中乃別歸唐曰汝極勤勞吾方請厚俸得以報爾又懇  
請唐固留不許行至蒲津酒醉與人相毆節帥令嚴決  
脊二十唐君救免不得無緒便發厚卹酒肉纔出城乃  
至唐曰汝爭得來曰來別中丞唐令袒背視之竝無傷  
處驚甚因語雪臥之事遂下馬與語曰某所不欲經河  
中過者為有此報今已償了別中丞去與錢絹皆不受

置于地再拜而逝

出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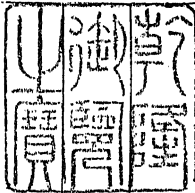
### 盧鈞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為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覩鈞之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開宴鈞未辦醵率撓形於色於是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幾郎可以處分最先合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給而命之曰爾若有技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為備宴之地次即徐圖其僕唯然而

去頃刻乃廻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  
彊為觀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忻然又曰  
會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第請選日啓聞  
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為非反覆詰問但微笑  
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暨宴除之日鈞上  
於是俄覩幕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  
鈞之醵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  
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反始去旬日鈞異其

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顏垣壞棟  
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為曲贊一春之盛而  
成終身之美也

出撫  
言



太平廣記卷八十四